

女才子丛书



人鸟低飞

萧红

流离的一生

■ 王小妮 著

长春



●● 王小妮 著 ●

人鸟低飞

——萧红流离的一生

renniaodifei



●萧红(1936 年在日本时留影)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人 鸟 低 飞

—萧红流离的一生

王小妮 著

责任编辑:张 岚

封面设计:王国擎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张:11.75 插页:4

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6,000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ISBN 7—80604—323—3/I·64

定价:12.80 元

●● 王小妮 著 ●●

I247.5
1785
2

人鸟低飞

——萧红流离的一生

renniaodifei



●萧红(1936 年在日本时留影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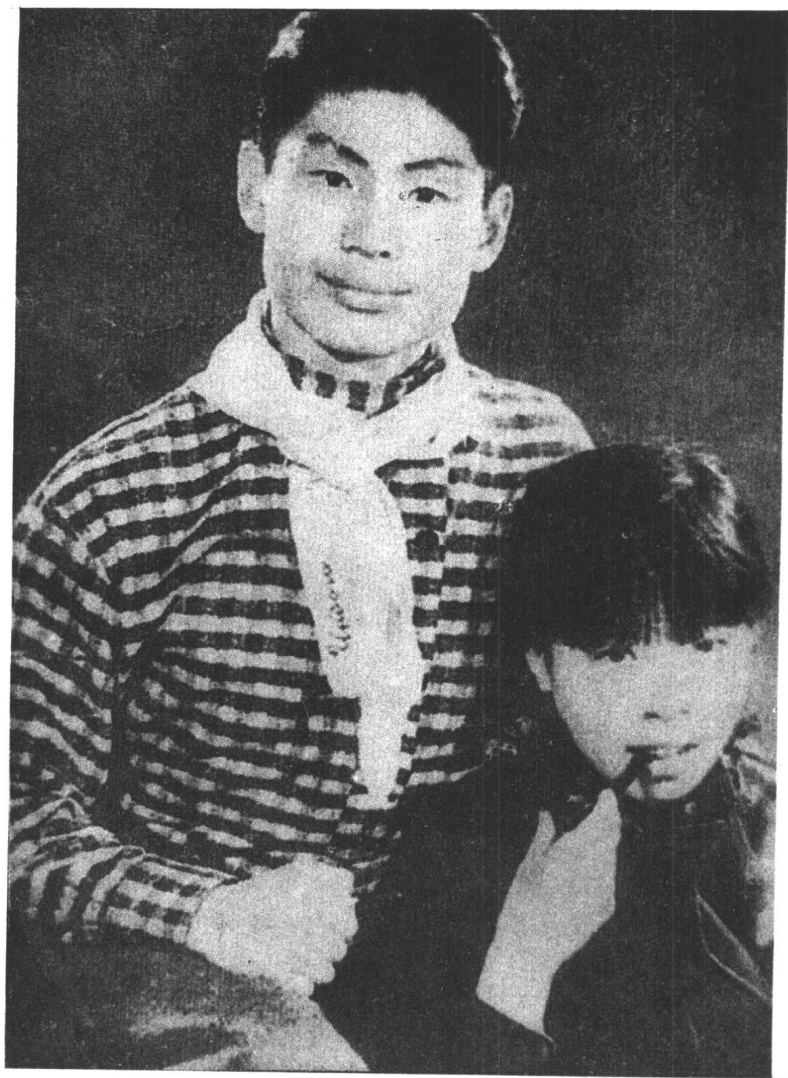
● 罗烽(1937年在武昌东湖)
左起：萧军、锡金、萧红



● 萧红与丁玲(1938年在西安)



● 萧红(1938年在西安公园)



●萧红和萧军(1935 年在上海)



● 萧红和萧军(1934 年在哈尔滨)

我看见
她坐在一把红椅子上。
那是无背无腿的椅子。

我看见她坐在
北中国最大块的云彩上。
疼的火，烧着云彩
她红得透明。

那红是不是还在？
那椅子是不是还在？
一根针
在知觉里，每天每年尖走。

万物活着
那是鲜艳的颜色。

作 者

1995 · 4 · 18

我算什么呢？屈辱算什么呢？灾难算什么呢？甚至死算什么呢？

我不明白，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，是这样想的是呢，还是那样想的是。

不错，我要飞，但同时觉得……我会掉下来。

萧 红

目 录

- 第一章 童年：我永远的呼兰河
- 第二章 逃婚：错就错在是个女人
- 第三章 萧军：萧军！
- 第四章 流亡：服了毒的一生
- 第五章 离乱：还妄想飞吗？
- 第六章 夭逝：掉下来了，我不甘心

萧红年表及其它

后 记 我为什么写萧红

第一章

童年：我永远的呼兰河

换季节的风，吹过了东北大平原。

一

鸡鸭鹅狗们在风里舒展着，乱着羽毛。麦

田像最薄最绿的丝锦，嫩亮地抖着。房上的青瓦一片响动。烟囱里的炊烟贴着地皮儿弥漫。

农民在口袋里摸索出火石，从腰间掏出烟荷包。他们顺着嘴儿说：哎哟，夏天啦！

一年又一年，万人万物都在风里走着。人弯了，草黄了，自自然然。

在风里，有一个四、五岁的孩子，站着。

那个四、五岁的孩子就是我。萧红是我后来的笔名。我的
小名叫荣子。

我正站在我家前院那棵老榆树下面，用我的全部心瓣儿在想：这风是从哪儿来的呢

风，被老榆树聚集在头顶，荣子用她的小手试着风。母亲说：风是老风婆子装在袋子里的宝物。

这么大的风，要有多么大的袋子！

风是不让人看的。太阳更不让人看。太阳烧烤着人。

她的小手心儿里，全是汗。朝着太阳看。手心儿里亮亮的，都是细碎的金子沫儿。

“荣子——荣子，你死到哪疙瘩去了……”屋子里传出母亲的喊声。这喊声传到很远，传过老榆树，传向呼兰河。一辈辈的人，所有的母亲，都是这样干苦、恶毒地唤着他们的孩子。

天热了，她动手脱下了棉衣裳。她知道母亲一定要骂。

母亲肯定还围在棉被里，棉被鼓得像小柴禾垛。坐月子，是那么怕风吗？

荣子把棉衣，挂在老榆树枝上。她还想脱棉裤，可是没解开那两只亮晶晶的大扣子。

风立刻鼓满了她的单衫。

她张开两只手跑。风在耳翅上呜呜地叫。脱了棉衣跑，比家雀还快，比蜻蜓还快，比一切飞虫都快，比风那没边儿的腿还快。风在手指尖上一下子就刮过去。她想，风是圆的，没有刺儿的，我碰着了风的手指头。我跑得这么快，我是一团小旋风儿。

最后，天旋地转。她“砰”地撞在门板上。

“荣子，叫你没听见！小死鬼儿，挨千刀的，疯什么？你屋来，把扫炕笤帚递给我！”母亲的脸正好朦胧在窗玻璃中间，头上包了一块头巾，一直包没了眉毛。

母亲骂人那时候可真丑。她想，母亲这回生了弟弟，焐在

屋里不出门，让母亲骂吧，骂反正不疼。笤帚再长，也打不着。

“荣子，屋来！你扒了棉衣裳，要单片儿吗？”

母亲生了个弟弟，不是虚得下不了炕么，喊出来的声儿这么大？

弟弟开始哭了。母亲立刻从玻璃上没了。弟弟哭得像邻院的黑猫。那天，她对母亲就这么说了，挨了一巴掌。

母亲是什么？母亲是一根针。

虽然母亲会给她编麦穗一样的辫子。母亲的手里，有丁当响的铜钱。买得到糖人儿和麻花儿。母亲给她的棉裤兜上钉了两个大红玻璃扣。母亲咳嗽，软白的手捏着筐箩里的烟叶儿。母亲一打人就要笤帚疙瘩，衣襟上闪闪地别着针。不听话，母亲就扎她的手指头。母亲的眼里只瞅着弟弟，抱着搂着，像个小枕头。有了弟弟，母亲更厉害了。

后园子的门响了一声。

谁也听不见那门声，但是，荣子永远听得见。她扔下手里的小木棍，趑趄着，跑起来。穿过厨房，跳过后门坎。她知道，祖父给祖母擦完了红躺柜的盖儿，就到后园子去了。

“爷爷！”没有目标，她向满眼睛的绿色喊。喊声还没来得及遍布后园子，荣子就定住了：她看见了漫天斑斓的晚霞。

“火烧云！火烧云！”她现在已经忘了祖父，她在向着火烧云喊。

农民的眼珠，瞅着他们的青苗。铁匠的眼珠，望着他们的火钳。商人的眼珠，盯着他们的算盘。但是，这么大片壮观的

红云演出在他们的头顶上，哪一个人不放下活儿，松弛了嘴巴，望着天。

祖父手里的瓢倾斜着。祖父和瓢，和瓢里面颠着的白菜籽，都一片火红。荣子仰着的眼睛不够用了。她惊得抻长了祖父的衣衫。

一老一小，满身满面都是辉煌。

“别看了，一会儿天黑啦，来和爷爷把这点白菜籽种完。爷爷点籽、培土，你踩格子。”

祖父的手，也发出一层紫红。

舍不得天上的火烧云，荣子跑来跑去，鞋里很快灌进了土。

“小死鬼儿！”这话，顺着嘴就出来了。从自己的嘴到自己的耳朵里。她好像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！她有点儿冷。她问祖父：“你说，骂人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骂人嘴上生疔疮。”

“那我妈怎么骂我？”

“你妈骂你，是为你好。”

“那奶奶骂你，也是为你好？”

祖父不说话。他的手在瓢里空抓着。

这时候，荣子听见弟弟在母亲的房子里又像黑猫一样哭。

祖父说，一个家里有小孩子哭就好啊。

“有什么好？像个小喇叭子。”

“小喇叭好啊，一吹喇叭就娶媳妇啦。”祖父用手指节当地噓着瓢，嘴里念着孩子们都会唱的儿歌：

呜哇镗，

呜哇镗，

娶个媳妇尿裤裆。

荣子的鼻子里灌满了夜来香的花味。她用力地闻着，想：这会儿连肚子里也香了。

“为啥说‘尿裤裆’？”

“小呗。团圆媳妇呗。”

“那她妈不打她？”

“哪有妈了。是婆婆。”

“婆婆比妈好吗？”

“婆婆怎么能有妈好。”

荣子的心里忽地一暗，暗得比天色快多了。

她说：“我要吃根黄瓜。”说着，她脚下故意踢绊着瓜的藤蔓，向园子的最深最黑处走。

祖父说：“凉了，蚊子来了。家去吧。”

荣子的心里像研了墨。她不想回家，继续走。

祖父说：“你要是不走，我就揪你的小辫啦。”

小手被祖父的手握出了汗。越往家走，弟弟的哭声越大。

祖父是什么？祖父是一张会笑的老树叶儿。

祖父的手又粗又麻。给荣子擦眼泪的时候，祖父不用手，而用他贴身的褂子边儿。祖父的褂子是下雨天的伞。祖父的草帽是带汗味儿的。荣子想：一个小孩光有祖父就足够了，还要妈干啥。

满身上飘扬着苦药味儿，祖母从她的房里走出来。她说外

081465

面很风凉。祖母一坐到院子里，满院子里就都是苦味了。

几个老太婆围着祖母。老人的笑声哆哆嗦嗦，跟刚盛进蓝花盘子里的嫩豆腐一样。她们说张家添了个少爷，这回可心了。

张家就是荣子的家。

祖母喊：“荣子，拿火绳来。我要拢一把蒿草熏蚊子。”

荣子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，刘海儿上挂着尘土。荣子想：祖母把药吃进嘴巴里，连她说话的声儿都苦，连她眼睛的光都苦。走近了，祖母才看见荣子，看见了她小肩膀上、小头顶上的大榆树钱儿。

“拍打拍打这些榆树钱子，抖落净了再进我的屋！”祖母对荣子用手比划着。

炕上有一只火盆，火盆上煮着一只沙泥的药壶。祖母的药滋滋地响着，炭火把棚顶照得红堂堂。现在，药味更加大了。

一推开门，荣子就把火绳的事忘了。荣子去看祖母墙上的挂钟。那挂钟上有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小人。钟响一声，小人的眼珠就转一下。她用手去摸那小人的眼珠。又去摸那小人的头发。祖父对她说过，那是一个外国“毛子人”。毛子人的眼珠不是水做的。头发不是毛的，那是一个小铁人。站在祖母的房子里，不是铁人，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药味？

看得久了，小人跟活了一样。她想，哪天祖母再坐洋车上街去，她就用锯条把小人锯下来，揣在自己的口袋里。让他陪着自己玩儿。

看完了小人，她又去簞瓶上插着的孔雀翎。光溜溜的，像猫的背影。她是经常要来摸一摸的。

祖母的房子，除了药味，什么都好。炕上也有小人，在祖

母的炕上，在躺箱上的一只只凸凹不平着。那些小人都有很好的表情。欢乐的，愁闷的，四处张望的，还有一个拱着长袖子做揖的人。做揖人脸上的表情，荣子想不清。好像是戏里的悲角。

“荣子！”

猛地这么一声，把在炕上看小人的荣子吓得跳起来。两只小手像是碰到了火苗，马上缩到了背后。

祖母出现在门口：“你那么埋汰的手，又上树又爬墙的。快下来，别摸我的躺箱。”荣子向后退着，想溜下地，慌张忙乱的手撞到了火盆。上面坐着的药壶扑地一声翻了。火盆闪着金花，泛出了白烟。

“小要帐的！”祖母伸出两只苍老的手，在空中扫荡。不知道祖母是去抓药壶，还是要抓住荣子。荣子趁着乱，向外面跑。

这顿打并没有降临。满胸前抱着柴火的老厨子挡住了祖母，说：“小少爷病了，吃了火奶，闹肚子。”

祖母听了，就向着母亲的屋里小跑。

荣子跑到大榆树下，看见母亲的屋里亮起了高灯。祖母和母亲的影子都在窗前晃。他们是给弟弟在灌药吗。一团人都拉弓射箭般地说着叫着。

荣子想，那躺箱上的小人弓着手，可能是求大人不要打他吧。那些小人太可怜了。如果摆在月亮地里，还挺好看。祖母的屋里太暗太苦。跟着祖母不太好。

祖母是什么？祖母是一件黑斗篷。